

養濟院記

明劉

嘗疑周禮憂民布德雖醫疔除訛煩恩之事靡



而獨收養孤老經不專見然觀文王治岐先四窮民可

見古之聖人不忍於民之不獲也惻怛憫惻惻余辜

不自卽安若此我朝法古爲政令天下郡州縣治各設

養濟院籍民之孤老殘疾者宅之寧宇時其衣糧生有

養終有藏流惠九有無窮已時誠皇仁令典也郡縣有

執事固多奉行德意間有高視闊步之夫旁睇不省大

吏過者或問而不察此所以王澤壅闕而實膏鮮流也

新淦養濟院舊在大南門外二里許歲久屋頽令尹浙西臨川李公覽之蹙然掄材鳩工鼎構之凡四十間繚以周垣固密倍昔一力一金不妄勒罰作始於隆慶五年七月訖工於六年正月成之日孤老扶攜蒲伏懽沸如雷一日戒書入喻道故且日懼日月久莫志也請記諸石松乃喟然歎曰古聖人之愛民也非臆其腹欲焉始與之也亦非臆其腹惡焉始除之也卽天地生物之心求其所以生之者以左右民而已仁人君子得百里而君之其於餓寒孤獨顛連無告之民使之饑食而寒

衣朝暄而暮息脫天扎沴厲之蓄者亦不過因天地生物之心以補造化之所窮以釋聖人之所病如斯而已嗚呼此李侯置院之工侯之心必然而不可已者也語曰一根百葉一實萬食言種善則生施德則勝也此室未作時候嘗憂四窮月糧不繼也曲慮博計置官店於要道取賃金接濟給之關白當道著爲定式由此言之此室不作四窮早德侯矧此室又作完密哉他日裁成天地潤澤生靈卽此方寸有餘地矣侯在淦潔已信心無毫髮干鬻緣飾之私法所欲鋤擊豪無避巨奸無睨

近法又所欲循拊衆所棄必治衆所忽必理大要暗善力修抗出塵俗類如此松羅溪野人也聞鄰國之政欲執簡而書之久矣斯役也謬辱之故不敢以不腆辭隆慶志

龍亭庫記

明姚翼

本朝令甲在外文武諸司遇萬壽元旦冬至及天子千秋令節則陳御幄於中堂陳鹵簿儀衛於兩階御幄中設亭亭繞龍文飾以黃金其中大書闕字以象天子臨見羣臣之座習稱爲龍亭長官率其僚屬吏民望拜亭

下升而祝降而嵩呼儀節視中朝無二直竣事之後令甲不著奉安之所以故諸司往往雜諸器物置之居積之庫而庫又率在堂之兩傍失居尊之體間有別建以崇之者蓋亦鮮矣隆慶己巳烏程李樂來令新淦行禮之餘喟然歎曰君父之尊猶天也乃以其虛位置之堂側而渺渺臣子顧抗然居中以聽邑事仲尼過位之訓少而誦之今安在哉邑之缺典莫斯爲甚乃相隙地建屋三楹其前爲門繚以周垣扁曰龍庫庫專爲奉安龍亭之所而幄帳鹵簿從焉視中朝所稱鸞駕庫者雖大

小殊制殆髮髻其意矣翼趨進而觀之曰此不可以規
政乎世之居官者惟無敬君之心故其所臨之民君之
子也而不知惜所行之事君之政也而不知供所司之
法君之令也而不知守所掌之財君之所需也而不知
節誣上行私壞法亂紀皆自一念之肆發之耳今樂於
君之虛位且知敬而尊之不習於故常而特爲之計如
此固宜其令淦未三載而善政種種莫非尊君之意以
布之民也他日位益隆尊君之責益重惟無忘此敬而
已矣庫在邑治之內學士君子鮮造焉而間有事其中

類皆胥徒之賤役翼懼其不足以知此而例以建置之
末視之也故特表而著之庫創於樂筮仕之年十一月
成於次年之春正月其傍併收邑圖籍以杜侵毀亦式
負版之意敬之餘也因附書云令林恭章復修後以庫
多兵宿雜沓令王立輟又爲制櫝藏之題云龍亭舊無
庫庫自前令李樂始後二十年令林恭章再爲備龍帳
鹵簿之屬而加輝耀焉顧龍帳未置櫝每事畢褻置之
庭隅而庫逼道側諸守望兵役率用爲寢處龍輿所經
地蕪穢狼籍立輟來令是邦觀之疎然懼咫尺天威嚴

譴及之也於是加置檟檟幃於庫前甃廷方一丈固以重垣外爲甬道中垣立門而加甃鑰焉有事則啟事畢則韜者什襲門者重扃庶幾尊嚴如魏闕無復敢狎視者前二令創所未有立穀今因仍而增之功微事小視往者十不及三顧一念尊君之衷則一而已矣涖君之輿圖撫君之赤子敢推是心以往因拜手颺言於扁匣

隆慶志

重修金川書院記

明姚翼

金川書院者學使空同李公檄淦尹黎公總創建以祀

故中丞練公子寧之所也其地在邑治東北二里前爲門二重各三楹門之內爲堂以妥公之神堂之後爲後堂李公扁其門以今名扁其後堂曰浩然公淦之東山人遺址尙在而善政鄉有地曰三洲者亦稱練氏宅蓋公別業也三洲故亦淦土嘉靖間析淦六鄉爲峽江縣三洲遂屬於峽故峽請於當路建公祠淦人士以公本世居東山之麓其遇難也東山人以公黨坐戍者至數十百而三洲無一逮者左驗甚明峽不得詭言以自附峽人請不已當路者嘉其好德之意許並祠焉書院之

建在正德間歷歲既久棟宇傾仆令尹臨川李公樂入
供歲事顧而嗟曰此風化之所係也不亟治安用令爲
遂計財鳩工擇人專董其役不再踰月巍然煥然不獨
祀事克修而往來觀者莫不瞻歎以喜余乃爲之喟然
曰公忠於所事至亡身死惟以自盡其心而已無與於
人也官斯土者乃從而崇尚之旣建祠以舉祀復因其
敝而新之鄉之人士又從而景慕之此何故哉天理之
在人心有固然耳空同公在孝宗朝嘗以抗疏逮詔獄
臨川公心純而善政它日可勉爲國家良臣而滄縉紳

自公後復有涂公正者義觸逆璫以死則繼今豪傑輩
出當未可量惟予綿力薄才濫司風教旣有愧於良有
司復有愧於諸人士聊因令君之請推其愧心之言以
自警云

隆慶志

鄉賢祠記

明 彭綱

新滄鄉賢有祠昉於宋凡七位舊六新一皆本邑人先
後相續而祀焉者也初宋嘉定間邑令邵自強始建祠
於學宮祀南唐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院使
陳公喬淳祐間邑令鄭續祀左諫議大夫孔公文仲知

衝州蕭公建功於其次明宣德間令張某復修舊祀增祀明禮部右侍郎曾公魯宏治間郡守尙縉改建於禮殿戟門之右增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練公安少保禮部尙書金公幼孜正德初提督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博采衆論又增附陝西按察使周公謨此祠祀之大槩也陳公字子喬以忠節稱孔公字經甫蕭公字懋德以直敢諫遺愛在民其詳在諸史志曾公字得之好古博學國初被召與修元史編禮書公任綱常累官如前公在館時與金華宋景濂齊名人稱爲兩學士練公

字子寧性忠耿好學舉進士廷試第二人入翰林院授修撰既總內臺忠蓋益著洪武末死所事金公本名善以字行舉進士永樂初入內閣官侍從歷事累朝論思獻納裨益甚多眷遇隆重卒謚文靖嘗扈從北征功勞尤著周公字守謨天順初舉進士歷官工刑二部主事員外郎福建湖廣按察司僉事陝西副使成化宏治末累詔進階公學優長士林多所啟迪學者稱爲虛白先生歷官所至有聲而湖廣陝西除害安民功業尤懋所在民懷至立生祠祀之其詳亦在國史及諸墓誌銘表

蔡公既祀周公以茲祠祠通未有記無以示後乃命邑令李深求文於余未幾蔡李俱去任於是周公之子蒙化府通判同以二公之意來告余惟鄉賢之有祠所以昭其鄉先進之德學政業以歆勸其後之人使仰而效之以濟厥美此固司教化與牧民者之先務也考之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今觀諸公若陳練之死節孔之敢言蕭之惠民曾之著述金之相業周之除害安民其於先王祭法果無所戾而前後諸公興舉表祀之意亦各有所憑是則可書也於是乎記

舊志

惜陰書院記

明夏寅

新淦縣之東二里有晉長沙桓公讀書臺洗墨池成化癸巳按察司三山陳公因事故址剏屋刻詩邑諸生往往讀書其中乙未春予至與縣尹葛真學博士戴昂往遊撫公遺跡而念公之志氣功烈不已時舉人劉麟方聚徒授經予令葛尹闢臺前作樓五楹間左右夾室後數月麟以屋成與其徒周治來求記乃知事出僉憲陳公粹之而贊襄者葛尹也以惜陰書院名者欽公之言

喜公之志而啟後人之爲公之爲也予少時讀書傳談公事甚熟晉以無道得天下又無詒謀燕翼之法王衍諸人以清虛放曠居高位遂使骨肉開釁胡戎投機而神州陸沉矣渡江以後值中原亂熾君臣相與偷安一時不敢少議恢復觀公朝暮運甓歛衽危坐竹頭木屑之儲酒器蒲博之投兢兢於分陰之惜必欲致力中原彼清談之流終日悠悠事外視公不啻老農俗吏焉公毅然正色曾不緇其一綫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義鎮一舉晉室復安石勒遠畏其威王導再愧其言而華

夏震驚方岳聳息終晉之世功烈鮮能似之公豈非人中龍乎然而晉史自抑之譏跋扈之論灑血成文登天折翼旁證曲出動可疑怪公何以有是哉豈非卓行獨立爲衆所嫉加以蘇峻之亂庾亮羞其策繆又恥於屈服公旣後嗣零落諸庾兄弟旣秉朝權而史氏因而誣之乎不然公擁強兵據上流疑構雖加恭順不失遜位之際封府庫上節旄印章以待天子之明命明哲之幾始終之節彰彰如是覬踰之迹果安在哉况乎忠順勤勞梅陶已先言之而成文折翼特兒童之見耳求公者

豈可盡信史哉新滄公之故都學者因公之遺跡思公之格言而分陰是惜何事不可爲雖造聖賢可也公可謂百世之師矣於乎神禹克勤乃惜寸陰至公法之其言愈密是豈晉之逸遊荒醉者爲公之罪人凡世之有偷怠玩愒皆爲負公矣此惜陰書院所以名而記之

隆

慶志

松陰遺愛漫記

明胡叔廉

滄丞廳事前有松二株繁陰偃蓋莫知年歲民以事至者必止其下大興封君立齋以選貢二吾邑秩滿擢傳潘潘將行民德君之惠有攀其松而泣者曰昔吾滄之民栖於此也其蔭非不鬱然而盛然蔽天日遇雨露時或激風鼓濤摧柯飛擊民有橫死其下而望之凜凜者自使君之至也暢清飈灑甘液吾民寒則庇之暑則休之而今而後吾不知而松尙如今日之不變否耶封君聞之亦曰吾亦相習之久不忍遽釋此也於是滄士大夫咸惜君之去乃以松陰遺愛廢相咏歌蓋有取於藍田雀丞哦松之說然古名實其亦異乎今例丞職清戎也雖不得如唐制於邑事無所不問而軍政利病之係

則與唐之丞坐視無可否如韓愈氏所載者不侔矣國家設軍衛布列要害伍次有缺則職方移文於原籍官司僉丁壯以補之然每歲行縣大約不過數名因名稽清事簡而便有老書猾胥乘時漁獵者匿不聞羣一縣之人擾之必徧其需索之欲而後已禍福消長悉在其手少拂其欲則百計搆孽丞不之察嚴刑拷詢民不勝其椎掠之苦往往扶死絕以作生存甚則市平民克以解補者有之故里役之在官也歲再清軍而免鬻子破產者十之一二也封君始至作而歎曰清戎未見禪於戎也而吾民先受剝膚之慘余何心耶乃約已新民嚴夙弊而痛革之每遇部檄至日必揭其名彰於民目有名者聽餘悉免赴於是民皆知所事事五六年來塗民不復有清勾之苦者自封君始也嗟乎清戎特邑政一大者耳轉移間夙弊頓除而催科而理刑而捕盜苟存心於愛物民有不愛其賜者乎吾於封君重有感也或曰藍田哦松細事耳未聞遺愛在人顧流譽濯濯封君其亦傳之耶余曰傳矣豈徒傳之哉閭閻之去思與士夫之歌咏視自哦於二松之間者何如耶况天下之爲

丞者聞封君之政有能取而行之則封君之澤又將及於天下後世矣余因表而出之

練溪文集

贈邑侯練溪記

明應鑣

天壤間之可好者惟水嘗讀易曰風行水上渙吾夫子以歸之知者之事且曰逝者如斯然抑有不同者流而爲川峙而爲淵溢而爲溝澮奔騰澎湃爲江爲河渾淪無際藏垢納污是爲海濱而其最勝者唯溪我邑侯胡公實取之故自寓曰練溪居士云鑣非東西南北之人也未嘗一至其地竊寄目焉然卽之公其必有合矣觀

公之明則其上下天光一碧千頃者可知也觀公之慧則其牢籠百態激滌萬物者可知也觀公之廉則其汪洋然澄之不清滄之不濁者可知也觀公之仁則其灌溉潤澤鱗介蘋藻之屬無不萃者可知也觀公之肅則其水波不興靜景沉璧者可知也昔李白夢遊天姥今鑣將以其人信其地不亦可乎獨練之義有未聞者或曰可以濯練也名之以其能或縈帶若練也名之以其狀而鑣竊以爲不然者復于公得閱歷通達之意焉公以宏才博學雅度碩望而屈於吾邑馮翊之試望之也

今之人觀黃童白叟在車下者依依如雲潁川之借寇
恂也行將見擢臺諫立殿陛下可否天下事直聲振一
時張綱之埋輪都亭胡銓之三發問政事堂也終焉超
居鼎鼎在在想其風采兒童走卒之識司馬君實也昔
嚴陵之於桐江人高之遂以名其州而安石亦有謝公
墩夫安知後之人不更以公之故而名茲溪哉鑣與公
同會試公釋褐遂父母吾邑獲德教勤勤焉敢推其義
如此鑣行矣候公於都門倘試於有司幸得遨遊江右
登洞庭歷彭蠡而至所謂練溪者則觀望之樂景物之
美具在几席鑣雖固陋尙能爲公賦之

練溪文集

城隍廟記

明朱璉

古先聖王神道設教明有禮樂以維民生幽有鬼神以
司民命是故禦災捍患悉載於祀典坊庸表嘏咸列於
八蜡而况壘土爲城塹土爲隍國以之藩民以之衛則
其受命於天造福於民有非常祀所可同者此城隍之
神所由起也縣之有廟則見於李陽冰縉雲之記然止
稱吳越有之則唐制未達於天下也宋歐陽修云天下
皆有而縣則少則宋制達於天下而諸縣猶有缺也我

朝高祖皇帝洪武元年加以封爵府稱公州稱侯縣稱伯三年詔定百神之祀皆革爵號獨封城隍爲鑒察司民之神郡邑建廟視其公廳以爲高廣有事於山川則合神於壇有事於厲祭則主祭於中令佐蒞政先與神誓朔望行香次於

先師夫名山大川萬古稱養民之功者也神則配其享先師至聖萬古稱教民之功者也神則同其敬令佐司教養之任者兢兢然遵禮致肅豈非以神之保衛民生教養所基而不可以或慢矣乎淦據豫章上游當虔廣之

衝爲江省要邑則其高城深池保障一方藩衛億兆丕著靈爽猶非他日所可同者廟在學宮之左歲久就圯祀禮不稱隆慶己巳吳興李侯來令茲邑廉公節儉凡諸稅羨紙贖及省約公費之餘則合僚屬庭封之以輯百廢建尊經閣修練公祠祀創官店立邑倉將修廟而廟適火侯曰此更新之會也乃撤而新之高廣如式宏麗過昔費出於官而民不知廟成命璉記之璉竊惟城隍衛民而設者也其神則惠民而立者也列代崇祀則以其有功於民國家肇福則命以鑒察司民是廟其神

者凡以爲乎民也不致力於民而能致敬於神者惑也
侯之盡心民事一芥不私百廢具修節民之費葺民之
宮遠得夫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仰體乎皇祖重民致祀
之心是廟之新神必罔怨罔恫吾意其天馬雲車而來
駐斯宮域民固國而永妥其靈矣乎古之事神者思其
所依思其所嗜城隍之神所司者唯民則其所依者亦
唯民所至者正直則其所嗜好者亦唯正直侯於神所
依者愛之神所好者得之其所以克當神心者不但穹
窿其棟宇焜煌其丹堊而已故錫福下民者神之理也
昭崇廟貌者神之象也李侯得其理而因以新其象後
人瞻其象而可以思其理則侯之永庇於滄而滄之徼
靈於神者其與斯廟相爲終始也哉侯名樂字彥和別
號臨川戊辰進士工始於己巳九月訖於庚午三月外
設重門中爲正堂前有拜亭後有寢官繚以周垣翼以
兩廡齋宿有室庖牲有所俱所當記者云

舊志

重修東獄行祠碑記

明張堯文

按虞書巡狩必柴望祭告於四嶽周禮有四望之祭皆
爲之兆故五嶽未廟自拓跋氏始猶總建於桑乾河之

陰唐則廟於嶽麓故未行祠也宋大中祥符封禪泰山
敕郡縣立行祠東嶽行祠自此始夫寰中嶽五獨岱宗
生長萬物聖人報功告成神道設教有以也吾淦治北
三里形勝高聳爲鳳凰山上有東嶽行祠聞宋時規制
宏傑在祥符之後元末兵燹祠址鞠爲藜莽祇存延祐
癸亥之鐘入我明洪武辛酉薛千戶來造海艦始捐俸
建今之正殿宣德壬子四明嚴君璫來尉乃於正殿外
面構拜亭背增後殿旋以超遷爲令萬安去而邑大夫
張侯鑑命耆老張仁先張文鼎周南才勸首吳子幹輩

募建旁殿及土地神馬諸祠門廡森疊卓稱偉觀制詳
景泰辛未所勒張考功記中逾三紀爲嘉靖甲寅邑父
老干善榮陳惟莊譚天寵李彥夫王有權張敦文黃相
榮吳濟庶高霄需程朝武鄒俊卿熊惟能鄧首乾饒翼
之諸人復加修葺又三紀爲萬歷戊子庚寅之歲災祲
頻轆閭閻凋敝未遑營繕以故羣宇傾撓環墉頽圯父
老士民顧瞻嗟嘆謂神寔庇我我胡弗虔忍令千載歸
然茲祠一旦壞而不可支也於是勸首劉世璋羅聲喧
偕父老黃集賢孫承貴李萬騰習愈洪吳堯命陳君步

劉朝鑾王鎮都習金石蕭時濟吳以舟楊兵盛等白於
邑大夫王侯侯許之然契公耗帑非侯所欲爰命饒性
德執募修之役一時四方趨義如流不旬日資給筮吉
掄材鳩匠經始於萬歷甲午冬落成於丙申夏頽者興
闕者備黯者丹堊大都更始者十三八飾舊者僅十三
二穹窿焜煌斌斌底績俾競觀色喜祈禱塞途猗歟盛
哉諸父老又忻忻相慶謂茲役速成實由神助非人力
也計爲不朽相攜詣予道故維予言礪麗牲之石予惟
東嶽緣生長而行祠禦災捍患生我全淦者舊矣矧惟
悴無生之頃際煦育好生之候萃渙興作不勞而集豈
非邀惠於神而貽之以更生之符應乎蓋神生我淦民
而俾淦民得庇于侯侯旣生我淦民而又俾淦民圖報
於神由斯以往淦之福未有涯也勸首父老能達神靈
貺副侯德意不可謂無功矣侯四禩字淦濡枯起仆善
政種種卓異上聞茲其建置之端云

崇正志

金川驛記

明饒質善

縣治北半里許左通通衢右濱長江湫隘囂塵者金川
驛也丙辰遭巨浸鞠爲荒邱候人之屬葺敗椽以居無

若諸使客之辱在做邑者何一切資糧扉屨暴露於外燥濕不時朽蠹以重做邑罪驛丞某亟請於縣大夫王公曰願更諸爽塏侯曰吾心也若且不適有居何以爲東道主於是捐俸及鍰以庀材悉發刑徒以任將作高其閘閤厚其墻垣以無憂館穀牧圉臺輿咸有寧宇丞藉侯之庇而善於職因屬記於余余曰是官也成侯獨爲承庇也乎淦扼水陸之衝憲使者治兵上游又七百里爲章貢則御史大夫建節焉車軸擊舟尾脚疲於奔命輦上君子走望在吉輦者俱能爲民禍福倘郊勞失

其歡彼且求多於主者而又何有於罷民往當事之憚於改作也以隸人之垣羸丞丞大亡其財而疑鄰人子環驛無不就託者向使早繕完葺丞又何至震於隣哉然則侯之飾亭傳者匪過賓是爲將使邑之人無或以朽蠹得罪於上而裕爲罷民請命地也又將爲戴星出入者備一夕之衛無或有他虞而重爲民之守望憂也丞豈專其庇也乎侯嘉與民休息諸所興作堪垂永逸是役也民陰受其賜而不知余故備述以旌侯之賜且諗觀風於茲者矣

舊志

延賓館記

明 范應期

天下藩臬郡邑諸司多設別館於公署之偏以延納賓客賢者蓋欲稍避訟獄錢楮之庭庶幾從容揖讓以善交接之容也友人臨川李君令新淦素凋敝建置多缺先是未之有此也君視政兩越歲始及聚羨金飭故材而見之扁其軒曰受益函書白下乞言於予予乃爲之說曰李君令也令之取益於人以治人者古有不齊不齊之爲單父所下堂而見者五人所友者七人是以成鳴琴之治此可謂能受乎曰未也使邑無可友可事之賢則吾無所從受矣史又稱子奇之爲東阿也與自首同載問民疾苦及所願欲而罷行之東阿亦大治此可謂能受乎曰未也使邑有異能之士未及盛年而諳達世故如古甘羅及外黃兒者則吾見遺之矣詩不云乎詢於芻蕘謔諷而止於賓客者非也又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善而止於異人者亦非也求其一言足以蔽斯義者其惟書之所謂謙受益乎惟謙則心虛心虛則如谷之於聲也隨感而無逆不特忠信仁義之談爲吾益也而俚語謔浪諷嘲笑莫非至理吾從而受

之不特仁人長者之交爲吾取益之地也而胥史齷夫
雜流賤品與夫卍角之狡童一話一言吾能聰聽之亦
莫非益也又克而至於離羣索居之際仰觀俯察百物
皆吾師也古之善學者如蒼頡視鳥跡而知書程叔子
見兔而悟易是豈必交接之間而後有所受哉子張子
夏皆孔門高弟子其所居而游者俱顏曾冉閔諸賢取
益之資同也然夫子論二子之學乃曰師也日損商也
日益此無他讓與否之故耳然則斯軒也不亦隘甚矣
乎李君恂恂而寡詞敦樸而無華蓋隨境以寄其情耳

而其心之謙虛當不待軒而存者故抱歉未能善政日
著足徵其益之無方他日當與莒父之宰同垂不朽矣
予與君爲同門友其言也不當以頌而當以規

舊志

接官亭記

明馬鳴轂

按接官亭之制其來不可考抑周官候人之職是已君
子之至於斯也將御之典介紹之交餽遺之禮必有所
行之則亭設故邑之建斯亭者不問而知其衝也塗邑
臨大江之濱當水陸之會直則閩粵吳浙之溯洄橫則
楚鎮撫表之筏亂彼入覲行入賀行入貢行擢行召行

與夫上春官行孰不假途焉者尊如兩粵南嶺鎮節開
府幟旄所必經焉近則湖西二轄之往來疏則嶺北諸
道之絡繹最難御而不可禮者則貂璫賫捧之役安南
日本之國調兵回戍之擾者皆喉於淦以故大幢長笈
高牙懸蠶雲帆鳥鷁飛蓋輶輿往過相續颺忽難期有
甫軾逆而航者收帆方水迓而陸者脫轄故登淦而望
者民力之盈詘長吏之才否大率可窺一斑矣追維我
先師大初先生嘗爲劇邑令百廢具興淦侯弓裘賢裔
也涖淦兩朞月民樂民利以其餘力修葺斯亭而遠徵

記於予按來簡亭在城北之隅襟北流面西雷巋然而
厥遠望之若砥柱然入覲國典也必祭於亭而官舫行
粟米國計也必祭於亭而巨艘發槐黃丹桂之秋父母
師保者必餞於亭而後諸士之行色壯而行李往曩時
稅之起也司計者且懸雙眸而坐其上覽流挽之航而
權其貨胥是亭也然則亭重矣不獨晉接上官已亭從
來已久歲丙辰浸以滔天之泆茲戊午復爲妖蜃所震
撼石齧而泐臺圯而荒向之翼然者且爲烏有自侯之
修中爲廳事後爲背廳前爲飛甍臺前爲露臺斲土而

臺高礮石而砥平繞石欄而捍衛周倏然改觀矣嗟乎
往亭之爲榷場也吾意行旅者望亭欲泣已今幸皇路
清而關隘罷往來優游泊亭下而俟之坐斯亭也清夜
聞西禪之鐘寒宵聽嚴城之柝眺滄洲之風雨一犁聆
棠橋之滄浪互答斯不亦大愉快乎哉至若北瞻文塔
之摩空而拱辰之敬生焉前撫長江之瀾漫而病涉之
憂起焉與夫覩供億念市肆之艱觀驅馳哀輿騎之苦
而加意節省悉力調停者則又修亭主人之本心也修
也亭也兩無負哉是役也工雖來之子而一木一石皆

取諸侯所因者直尺土耳是建已而侯謙退人也其屬
予記不曰建而曰修云修亭者誰臨海王君立穀也

舊志

文昌閣記

明楊思乾

今上之二年余承乏淦庠見其積廢不一端私念淦固
文獻舊邦爲之心惻又念革故鼎新非斷於縣襄於多
士終爲道旁之築也顧長吏日摺摺簿書徵賦未暇及
此會西粵劉侯來涖淦才敏政舉百廢具興壬申之王
春諸生以請報可余得受事焉不浹月而敬一亭暨各
祠次第受理矣諸生進日學宮之外舊有文昌閣今欲

剝不理且形家言厥舊匪宜謀於西齋吳君相基誦日
遷射圃之陽侯聽然曰遷其可也於是鳩工庀材取厲
取鍛工未竣而寇警暫輟踰年春侯復憊然懼弗觀厥
成大加捐助日討工匠而嚴程之閣是以建上祀梓潼
帝君下祀關帝層樓霞起飛軒雲構邑諸峯縹緲周列
遠睇象江如練山容水姿吞吐几席間紫淦又一巨觀
焉余延侯而落之侯顧而喜曰江山之勝盡收矣偶爾
卜遷乃四維若天設乎余惟凡役作無其念之不可始
也無其任之不可成也是役也微侯其誰與任奚遷之
能爲諸生成喜曰舊而遷之善也遷而新之又善也余
因諗之曰遷之時義大矣哉學士溺染怙非守殘執課
皆由錮於舊習以至此詩云出幽遷喬固諸君自爲友
聲尙勉旃哉文知遷可長慧業行知遷可修善因則斯
閣之革而鼎行見諸君子之萃而升也余適以遷秩行
爰次其言屬郡椽李子應春記諸石

崇正志

重修坑口橋記

明陳以運

淦水之西舊有平政橋距邑八里許蓋崇正戊辰間前
令周侯暨署椽徐少府所修築也橋之旁小構數椽顏

曰平政以待行者憇息焉閱今甫十五稔靈淋瀑漲衝石嚙梁忽折其東北之半僅有蠶叢一綫以通與馬行者危之顧橋之延袤不廣而爲江廣噤喉輪蹄絡繹日無寧晷且土人耕牧於茲南東其畝尤朝夕是徑而下臨深塹不免有性命之憂余仲冬一再過其地輒怦怦有動曰此長吏責也嘗考之周禮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先王之教有之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蓋徒杠與梁亦君子平政要務釋今不治東作將興春漲爲患必無及矣獨念今日者長吏之所爲極難耳水旱

相仍鳴鶴蔽野公私匱訕已極重以寇賊交訌所在見告呼庚呼癸霆擊風行而吾復興土木爲吾民累無重困與時詘舉羸民艱可念於是出薄俸及鍰金進二三耆老而與規度之庀材鳩工刻期率作蓋不欲以一木一石擾井牧事也乃此中好義者率慷慨勤施佐所不逮或捐貲財或殫筋力或見聞贊嘆率無弗翕然從事不累月而告成焉豈淦人尙神崇佛事輕財樂施其素所漸被然耶是役也工視昔加虔石視昔加厲橋之前益以分水之砥體視昔加固而亭視昔加飭不惟一時

之民可無病涉其自奕世而下式嘉賴之矣昔李冰導江苦水患刻五石犀鎮之誓曰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而水患寢今卽不能爲鎮水之犀而窺浮雁齒飛梁巋然當不至如向者之歲月浸圯遽崩折於淫淋暴漲中也顧余雖經始其事然而輸誠赴義踴躍子來畚鍤如雲經營不日俾余得與父老輩遙觀厥成則居民之力爲多余長吏其何有焉維時相助爲理者廣文傅諱永慶裴諱之華周諱爰謀衙佐周諱福政談諱濟蔡諱邦華代捕陳諱光翰驛丞楊夢鯉並書以垂不朽云

崇正志

泥江渡浮橋記

明楊爲棟

余祖僑蜀而家是清江距淦一葦可航往余諸昆遊淦者爲余言淦轄六鄉而江勢中分東四鄉土沃民逸鮮長慮西二鄉土瘠民勞多好遊會余通籍未叩其詳丙辰冬余以比部郎出守台郡台大中丞大初王先生實爲予師其嗣紫芝君於余爲通家而剖符令淦甫朞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建浮橋於沂江津口凡長二十六丈爲舟一十九艘淦民賴焉父長陳彩曾接等走千里請記於余余進客問風土以證橋之利益客曰沂江發

源自楓落橋逶迤二百餘里而注於江山谷之藏方舟
而出則東岸一要津也泝所通處保介山谷其土沃其
泉冽宜種秫者十六種稻十四種堪釀而不登釜其直
較廉遠商市秫者糜集淦邑鄉民賤五谷而貴金玉商
至則傾廩以糶往往秫窮稻繼之彼卒歲之資兩稅之
逋弗顧也居積者又巧爲愆息冀彼竭我盈因以專利
往丙辰內積一罄荒月苦饑不逞之民至揭竿而晝掠
丁巳歲洪水復漲歲稔販者如故侯懲前車遣三老論
之秫聽而貨稍有餘而載不踰境者亦聽而貨惟是閉

糶鄉鄰信駟僮而闌出遠方者法無貸以此懸禁猶有
蒙秫於稻而潛行者江水奔駛發不及撓乃聽三老之
策建浮橋控之時其登耗量其多寡察其稻秫雖有猾
賈不能越橋而飛渡也行之朞年民無滯積亦無露筭
富者爲惠於鄰至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迄今網亦少
疏而民終不忍悍焉此酌盈濟虛之法民是以安而利
之余難曰兩河之民皆吾民而法有張弛者何客曰西
土之民安取餘粟以貨哉大江東注撼山麓而反激於
西稍漲則原隰皆鳧沒矣故西民多懸耜不耕而逐什

一於外擇畝之高阜者種稻計可供子婦而止其資斧莫辦者它銓艾爲東人備保垂橐而出囊糶而歸亦聊以供餽粥往虔州之粟至西人實因其資及東人之廩傾則又與西人爭糶而價益騰踴今東人取諸宮中恣西人盈量而糶雖蚩蚩之民可抱布以貿則兩利之術也而何疑於偏枯遂據客詞書之以質於侯客曰願少益焉余曰余蜀產也請言蜀事昔趙清獻鎮吾鄉重修萬里橋劉光祖作記欲其進孔明之勲業今侯告天心事如清獻淡薄寧靜如武侯余固無以益也無已異日

沂水棠開雙飛鷄鵲而余宦轍偶至得憑軾觀焉當爲侯賦之侯諱立穀余大師中丞公冢孫

崇正志

廖氏義士記

明蕭鑑孟

聖皇嗣興雖際海宇寧謐民物康阜尙慮歲有旱潦之患而致小民饑困乃詔廷臣四出躬臨藩臬委官按行郡邑咨諭富民出粟於有司大興義倉廣儲蓄賑給是蓋堯舜博施濟衆之心周文懷保惠鮮之政也時監察御史薛公督奉敕偕江西參政張公居傑僉憲張公琦董其事而臨江新淦長簿廖氏實與焉廖氏家世積善

爲姓最著貲產殷盛樂於施予至庠生炳陽克紹先志
尤能矜窮恤匱恭承上命惟恐弗逮卽時出給以濟凶
荒鄉里賴之甦而全活者甚衆當道具名聞於朝特降
璽書旌爲義士命有司賚牛酒蠲徭役爲請文立石以
勸將來垂之永久賜獲叨荷寵恩何其幸哉惟朝廷以
恤民爲心而建義倉昭代之盛典也百姓以報本爲務
而甦困乏義士之勇爲也人之言曰有唐虞三代之君
斯有唐虞三代之民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於茲有
在然則廖氏食天之報而子孫蒙福顯榮昌大寧有旣
乎予嘉其義特書此以記之而爲後世之徵云

舊志

曾族義田記

明 盧汝鵬

賓明曾公吾鄉篤行君子也仁心義質表裏通明大爲
鄉里之所譽重少遊膠庠苦汗萊不能以治生棄而課
僮僕謀耕桑積有歲時而田園乃益廣於是捐新市清
潭田若干畝爲祖禱吉蠲之奉別創澹寧書舍一所以
敖庄田六十六畝併祠前二十一畝俱以餽其族之子
姓貧弗學者曰吾本支後有志儒業者修廩之費咸取
給焉否則不許有所覬噫賓明奉先垂後若此亦足勸

其子若孫之慈孝於無既矣而其意未慊必屬予爲之
記余曰是何庸記爲哉夫性之率而必善也猶禾之秀
而必實也天而既苞根植之矣奪勸學之精則非仁賈
錫類之慈則非孝仁孝之性誰則無之自今以往子若
孫之恢令緒而增式廓以昌大其家聲何莫非賓明所
畱餘哉賓明早歲頗難於嗣晚得二難皆能以經學世
其家長君補邑弟子員稜稜露爽次子亦卓有文譽岐
嶷不凡賓明未竟之志將不於其身於其後矣公諱應

賓明其別號云

崇正志

新淦縣侯曾陳易重修儒學記

明鄒元標

新淦與吉州俱屬湖西而其邑羣峯卓舉川光明媚君
子勤禮惇信義小人醇龐蓋名邦也予嘗登金川館與
諸士游問淦之義言人人殊或曰茲地故有紫淦山相
傳爲仙人煉丹地而沙有金邑遂名然皆不可考詰學
故在邑城左其源自東皂山逶迤而爲東山又蜿蜒而
爲學官前峯鬱鬱青青秀色可飡形家謂邑固勝而學
尤勝故學自修於宣德間將作不供頽敗日甚有司輒
相向嘆喏若無可如何淦令番禹曾公以明進士來蒞

茲土公固慈祥長厚政敦大體民安士誦日進諸生課之訓迪不倦觀學宮圯狀乃呼諸生日行之不修二三子責學之不治有司者任之遂奏當道當道報可爰捐俸金贖鍰數百緡不以煩民若門若堂若殿閣齋舍廢者興敗者飾煥然維新諸民驚且告曰吾儕小人子弟肄業其中成茲鉅功民若罔聞知而諸生議於校者曰吾師成我所不齊心負師教者如日於是教諭鄧子宗固與予同戚里命門人譚孟才楊祐胡體泰張士龍胡體升饒逢恩以告鄒子爲記鄒子曰侯可謂端政本矣

夫今有司多傳舍其邑惟期會簿書是急得旦夕釋去爲幸侯新乃學殫厥心力爲永遠計此非有志興古人之學者未易能也古人之學在明明德一語天下有一人不明其德引爲己責阿衡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惟欲以斯道覺斯民阿衡之覺卽大學之所謂明夫明非於明德之外別有增益也卽從其日用所由者而覺之耳古之爲教籩豆簠簋之有儀鄉射飲酒之有度周旋折旋之有則非故繁爲器數正欲使士由之而悟其不可使知者夫不可使知惟民則然耳非所望於士者迨今

惟訓詁制義是急俗學業已蔽錮而既登仕籍輒爲名
場羈縻心目不開一聞是語輒迂而姍笑之由之不知
甘與凡民同科夫士而無志天下國家則已有志天下
國家者不知大人之學是欲適北而南轅也必無冀矣
大人之學人人咸備物物各足譬之朗日麗天蔀屋畢
照反身而誠明德自在故不知從事者溺於習俗不肯
以身爲世鵠而所從事者又訾於異識以與世閔夫與
世閔也而又安能與世有濟也大人天下一家中國一
人不知人之我我之人通天下國家爲一身夫是之謂

明明德夫是爲聖賢之極侯爲爾多士願者其在斯乎
侯爲陳公甫先生門人又爲余友楊少宰復同志視躬
清貞篤實爲政興利剔蠹直與古今伯仲諸懿治未絃
茲特其學政云鄧君雅欲誌侯美又不以予腐言爲無
當而欲訓諸士此其意皆非人所及也

舊志

傾日樓記

明朱孟震

邑故中丞練松月先生舊有祠在郭外三里許道官之
傍大夫分守景孟劉公謀於邑大夫意白楊公謂其遠
而褻非所以表忠義勵士風乃爲祠學宮之西又慮無

以妥先生之神也復建樓其後扁之曰傾日而屬孟震
爲之記孟震先生之鄉後進也居常慕先生大節不及
爲之執鞭茲得執管爲役竊有厚幸矣夫忠義人臣之
大閑自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乃日之中天葵藿所共
傾亦未之有易也革除之日墮虞淵入昧谷矣而先生
之心不忘忠義直以身殉雖十一族而不悔天植之忠
蓋誰得而易之樓成之後先生之靈歸來故鄉撫檻抒
懷二百年來身雖隕而人心之景仰有如一日神其妥
是哉公所以扁斯樓者蓋得先生之心矣鄉之後進其
亦知公命扁之意與先生之心乎忠義之心油然而生
百千年而後風化懿美冠於豫章過吾邑者將指爲忠
義之鄉浩然正氣流布金川之間而塞乎天地自今日
始之矣

秉器集

便民倉記

明朱孟震

天下事多敝於因循而成於明決世之言政者孰不曰
居成者易創始者難事可以仍舊貫焉吾焉用改作爲
也嗟夫天下事遂將任其頽敝而不爲之所耶此庸俗
之見非所以論豪傑也夫國之設官以裕民也官之子

民以體國也事有弗便於民而仰虧國計吾一任其頽
敝而不爲之所國與民將焉攸賴哉我國家財賦取給
東南江西當三分之一而塗爲兌糧者約三萬有奇舊
有倉曰便民者在南門之外以貯一歲之入而發運於
江蓋其事甚便歲久圯壞當事者憚於興作每歲入則
貯於舟歛發非時稽察靡悉於是已有侵耗之弊國課
稍虧民大稱不便久未有所歲已巳浙臨川李侯來涖
茲土旣悉其弊則慨然曰茲有司事也顧舊基已圯且
在門之外尤有未便視城中有基舊爲藩司分署上官

駐節不常司可無設請於當道以建新倉又慮工費無
從乃捐在庫四差諸邑暨歲派餘銀共計三百有奇鳩
工計日不擾於民不愆於素經始於隆慶四年九月落
成於十二月計爲屋五十四間而顏其扁曰體國裕民
凡歲之入時而貯時而發奸無所容歲課無損民始大
稱便乃走書屬震記之震憶昔在膠庠讀書潛湘之上
當歲運時見舸舫鱗次洲渚擔者負汗屬道舟人喧集
有若漁獵所謂舊倉者鞠於藜莽則歎其時未有以處
之者茲二十年矣邑非無賢侯顧見有異同或猶未盡

燭其弊問有欲任其事又或憚於上議不愜一時工費靡措則委而去之如傳舍取給一會計足矣何則意見之未明而行之未決也侯治邑僅二載其他德政斑斑無論卽此舉罔疑罔滯積數十年所難者而一旦行之若無事然此其才識若懸鑑以照毫髮無隱若神劍以運千里不畱上以體國垂經久之計下以裕民貽子惠之愛其視隨時遷就累歲月以博華顯者可同日語哉今國家軫念元元財賦爲急侯且不日內召俾在廊廟經理天下庶務了然一心運而行之無不如意所向其裨於國與民益宏且深茲可預卜矣夫破拘孿之見而成不時之業者豪傑事也享無窮之利而頌之不敢誼者邑士民分也震茲弗敢諉是用告於後之人其尙念茲舉也時爾貢賦毋或後先慎爾出納毋或耗損其弊也循而葺之無廢墜也以仰稱侯體國裕民至意斯舉也尙永有賴哉

秉器集

邑侯朱邦禎重修儒學碑記

明劉一燦

新淦儒學據縣之巽隅唐貞觀十四年創也歷宋元興廢遷徙不常高皇帝削平禍亂首崇文教二年詔天下

郡邑皆立學令仰承德意昉舊跡新之一時賢才輩出
仗節死義忠勤惟幄魁奇偉特之臣爛焉史牒已二百
年間遞燬遞新迄於今蠱壞甚甚邑侯朱公由南宮高
第來下車謁

先師廟下仰視傍睇低徊久之曰學校者人材風俗之所
出也青衿城闕詩人刺焉脫絃誦無所陶染無藉而責
人材風俗之媿難以冀已於是慨然任之借箸得緡錢
若干屬邑之廉有幹者董其役經始於丙午夏月數閱
月而竣而廟而廡而皇而枋而講堂而齋舍雲構軒翔

丹雘赫奕斯亦極盛之觀矣余友傅德餘以孝廉司教
事樂觀厥成謂侯之功不可無紀走文徵余言余幸珥
筆其奚辭蓋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有兆而先有券而
合侯孜孜節新廣勵將無有望風速宵際昌辰爲侯應
者乎余嘗謂一代賢才造於創業者之念文之衰盛視
守令之執物風聲漢高慢儒冠而終漢詩書之效細矣
大祖洞開重門一語衍道學之緒而後多大儒遠可喻
近也侯非不知錢穀刑獄爲課吏差等而官墻俎豆意
有所獨先簿書篋筐齊應周給世稱之日能而不以易

作人宏化之典余竊意侯明達仁愛獨睹昭曠不肯爲俗吏之紛紛又竊意邑之山川扶輿有待而顯而假靈侯之陶冶聲氣感召不知其然而然也漢循吏文翁爲盛然無他規緒建學宮宏教化令巴蜀之間蔚爲齊魯侯與文翁非獨識其大者耶淦玉笥金川固才雋之藪也鄉之先有急瘁而隕躬履夷而竭節者皆寶臣也多士服習侯之教而又生賢喆之鄉高山景行視閭胥之區較易文靖之業其有興乎或者惜三代之教不可行於今爲學詬病嗟乎選舉廢科目興汗血之駒駕則千

里九年而視成艾服而觀政淹矣令士不釋佔畢而務敦孝弟忠信之實文不沒於異端而原本六經則是亦先王淑世之科旨也脫其競紛華躐青紫居不能善俗而出無當國家緩急之用此豈足以爲學宮重亦豈侯興學意哉侯名邦正吳縣人甲辰進士出昆陵孫聞斯之門聞斯至性淳固清機妙理爲一代龍門當必肯侯旨以學道愛人爲先余錯壤於侯每聞侯推誠悉隱務在得人心政如流水淵源師友之間有自來矣

舊志

浩然堂記

明
聶心湯

舊祠練忠貞公於北關外草宿翠煙鶻啼碧血弔古者
每增慨焉因循七十年改祠事於學宮之西者自餘姚
楊侯始又七年而召嫡裔典祠事俾公之靈獲歆其類
者自宛涇王侯始顧歲久祠漸圯丙辰夏洪水三至寢
門而廡垣頽矣時臨海王侯甫下車以釋奠

先師之明日拜公靈於祠下顧瞻廟貌慨然曰明祀之不
崇有司責也遂捐俸庀材石作門觀葺兩廡規制煥然
一新於時練氏之美秀而文者學頤學碩實講肄其中
沐侯之教澤因請記於余余曰忠貞祠宇昔人記之詳

矣余無能爲言獨是舉也侯將大有造於兩生直壯麗
爲觀哉蓋人臣以死勤事誰不秩祀典其子若孫之守
宗祏者誰不列章繼倘趨踰俎豆之側而文采不少槩
見奚以妥先靈而光閔闕耶以余所聞侯雅意育才尤
加惠兩生餼廩以時膏火柎繼無或荒於他務而得潛
心大業侯之造兩生也不啻萬間庇之矣兩生勉旃如
其立身揚名以雙聯發帝夢則仰答有司之勤者旣厚
而先靈之堂構夫亦愈增重也乎余爲諸生時與練氏
結社聚奎山房有友誼焉故誦侯之德意致勸勉者如

此然余又竊論之祠介澤宮從事之義也規前人所未圖旁求遺嗣繼絕之仁也得前人所未有子弟誨訓不倦且大其門閭以俟亢宗者豈第作人之雅也不遠軼往事而大集其成哉雖皆原崇獎之意而俟深遠矣侯姓王諱立穀台州臨海人

崇正志

坑口橋記

明 聶心湯

繫新淦衝途也居豫章之上游其舖遞由醴陵橋抵界埠渡江入城道里紆迴一舍而程倍之故往來絡繹者咸取便於坑口之橋徑抵津渡遂爲周行云然揆厥橋所自始僅僅木梁但堪徒涉耳有婺婦訟冤於官乘藍輿經此值水溢木朽幾溺焉乃祝天曰官若直吾訟當易以石以垂諸永遠無令行者卻步也後令果直之歸卽出橐儲庀材鳩工克遂厥事計其時丁世廟改元初年考其人乃金灘士族盧氏婦黎也天牖其衷獲完勝果可與巴清臺爭烈矣百餘年來世遠石欹矧坑口章江支流霍霖時集水勢迭湧奔騰橋漸崩圯而兩畔隄岸有泐有圻語云千丈之堤壞於蟻穴萬木之林焚於鑽燧積漸使然也而淦民病涉商旅倍苦無告焉會浙

西周令君來宰茲邑甫下車輒詢問閭利病政通民和百務畢張一旦過經坑口目擊橋傾五中惻然欲捐俸購備物料邴邴而舉也時迫於覲行弗遑經始計圖返旆而有事適少府徐君來視邑事加惠斯民議重建橋於江口與周令君蓋不期而有同志焉爰始爰謀奮然伐木累石鼎新之而且捐之以俸資而且助之以贖鍰而且廉之以物料隨委尉周煥章董其役二閱月而就緒者十之五今年秋令君旋少府又攝郡椽矣令君聞是舉快初志之可酬盡出金錢期速於成藉鄉薦紳寮

屬士民相資樂助而畚插具徧揀之陬陬俾石梁巋然跨流遂成濟世津梁而隄岸之泐者圻者整成鉅實比舊制稍廣功倍於昔復念往來繹絡奔罷罔逸創亭於橋之傍而顏其亭曰平政俾行人得於雨暘寒燠之時稍憇息之暨夏秋而慶落成矣噫嘻徒杠輿梁王政首務與濟滌洧僑也譏焉此非少府與令君同心不難慮始也而得適觀厥成如今日哉茲役也舉不再籌任不岐指不煩一胥牒不聳一里旅而今日之車馳馬驟轂擊肩摩紛紛藉藉若履康莊兩君擘畫真可爲世法矣

其事始於春告竣於夏之季鄉父老子弟相率徵言於
余時余嘗履此橋嘖嘖誦少府令君之顯伐不置焉因
而推廣之獨一橋也歟哉遂書而恭紀其事以宣揚休
德永昭來禩俾世世毋忘周行之勞也徐少府諱鳴臯
直之太倉人令君周諱文允浙之永嘉人督修尉周煥
章丹陽人並書以志不朽云

崇正志

署縣重修尊經閣及櫺星門記

明 聶心湯

今上四十有七年當旅見諸侯凡司牧同軌畢至余郡
司李楊公乃來視予邑篆公爲司李廉而以神明著稱

曰古之妙法曹也俯視余邑事無巨細悉瞻舉人無知
愚老穉悉懷來朔望進諸生訓之曰士以通經學古爲
高以希世度務爲卑士而希世度務畔經者也士而通
經學古經世務者也夫經世務之與希世度務也相越
遠矣是不有常儀的乎苟標的於此目矇而氣驚今日
見物則遷異日染絲不定國家將安用此緣飾爲士占
一經殫厥精微便足耀岩廟之色矧濟濟多士各以其
經術世務何患乎儒效弗彰士唯唯前日玩則思敦振
則思奮振而復玩則逾敦玩而復振則逾奮諸生日游

經義中溟溟濛濛聆斯指點如寐者覺醉者醒其亦玩而復振時乎願終教公復諗之曰國是定於一道術歸於一一者何尊之也尊則有表章隨有建豎故一道獨在一國是之先自漢以來梁邱賀京房之於易歐陽生夏侯建之於書魯申公毛萇之於詩戴德戴聖之於禮嚴彭祖顏安樂何休之於春秋皆有表章之力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我朝辟雍兩設又敕天下郡州邑學舍莫不構一閣題曰尊經誠慮有不一者滋其後耳蓋不一則不尊不尊則晦晦則有畔經者罪易見而

不敢問有疑經者罪難明而反尊之違語建豎哉此邑擅紫淦金川之勝忠良輩出今之閣且顏况其重焉者猶幸多士家有絃誦各尊之於塾也顧閣之頽也舊吾之爲政也新若憚於一新而第仍夫舊能無愧昔人起橫舍廣石室下車修教者乎更以代庖故俾貽後人與後人速成之其於急病讓夷謂何吾知所以處此矣乃屬匠氏選材更作丹之黝之閣遂赫然改觀復相櫺星門木力弗支易以石亦澤以丹黝門遂與閣相映發諸生相慶以爲千載一時率皆公捐俸貸鍰一絲一粒不

借民間予在昔起家於此一日仰瞻因歎曰壯哉公之爲此舉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山而威可載公所以立諸士之神而載其威者至矣諸士得門而入體高皇帝建閣之意并體公憫然重新之意當如戴侍中解經不窮且余鄉先輩有三劉三孔遺編具在相與是參是訂能以通經學古之高成其經世度務之宏他日可爲良臣可爲忠臣使金練諸君子不得專美於前已余尤願公以其爲一邑與一郡者推而行諸天下余固不敢以不文辭而握管爲之記

舊志

學田記

明 聶心湯

明興會典詔郡邑建置學租其爲教養兼資計至悉也淦自肇學來其中奮跡若元宰若蓋卿代不乏品然而學租之制則杳乎未聞也歲萬歷癸丑蜀克虞由進士稱明侯令峽而賢攝淦時人士馴侯養也且煦侯教也間以貧請給侯以冰蘖莫施乃與學博李君謀所賑并謀所永賑始議建租一節郭宏甫者請以已田買爲學田侯可其請遂慨然捐俸四十緡而學博李君雅承侯志亦捐俸十二緡同司訓胡君弟子員於明倫堂三面

貿易而董其成白之當道當道善之曰置租養士此美政第一義也當勒石學宮無致乾沒則當道之爲淦庠計久遠也又周且悉矣實計價銀五十二兩買田七十畝有奇其官民米六碩三斗三升零三勺五抄每歲該租九十碩稅於北坊一畝以垂永久是業也創之明侯勩之學博異日者諸俊髦飲甘思源廉有司賢學博相觀繼美其以是爲嚆矢乎

舊志

田始於萬歷四十一年署縣峽令明時舉同學師李常鮮捐俸買郭宏甫田七十畝零五分六釐土名長

岡壠後周侯文允王侯立穀復捐俸增買張鏞田四十七畝零孫應田五畝零土名蘆岡并歷山內庄屋一所山一片小橋瑤地三畝三分冊名常學一照練祠優免共一百二十五畝零在學收租其孫應之田五畝零學博楊追價五兩修文昌閣訖原田給還孫應於崇正七年本府推官田給價三十兩牒縣買置學田歲賑貧生令劉拯增價一十五兩共四十五兩買黃魯田二十畝租四十碩零庄屋耕牛坐落觀田崇正九年令劉拯復捐俸五十兩買寒水沈田存學

學田記

明凌 烱

金川之有學田舊矣臨海王侯於戊午首夏捐俸增置六十餘畝未幾復捐入官田八十畝有零已增益增何有加無已之若是益田以贍士入廣則贍無不給否則隘出公則贍無不均否則私法善則用無不利否則猶夫私與隘三者皆侯之熟爲慮詳爲計焉者也慮熟則賑給若何匪虛區畫若何善後咸切中其窾而無弗當計詳則蠹弊若何可祛規繩若何可永咸斟酌其宜而

無弗周慮益熟計益詳交相贊者也試縷指侯所置田并入官田計畝五十有零計租入幾三百餘碩取靡窮顧弗廣歟其分而給也首極貧次次貧又次暫貧人給一票歲抄彙繳雖郡庠貧士槩賑之無二何其公其定爲式也公費若干完糧若干給貧若干計一歲之入爲出總若干載之冊士沾實惠官免嫌疑何其善合三摹擬之謂侯之置田如祖父爲其孫若子計慮之周致也可謂諸士之享其利如子若孫受其祖父之後蔭也可其克廣如是公溥如是盡善又如是謂金川學田冠江

右諸郡邑學田之上也可昔侯之飭修學勤課士屢賑
貧種種作興猶於今日學田之置規宏且備焉侯之德
實與學與田歷千萬世並不朽云

舊志

高峯書院記

明徐問

古今言吏治者曰俗吏文吏能吏循吏廉吏儒史簿書
期會曰俗明律習令曰文事揆工敘曰能奉官順治曰
循約躬戒取曰廉儒則不治名不辟患惟義之爲退則
修辭以彰道如斯而已然而更數百年人思之以崇其
祀復欲持諸恒典何哉夫俗吏可厭也文則對判猾疾

善應時譁顯能取譽循廉亦因資性之近而成名未必
純出於身心以行諸禮義是以若是其殊也予讀勉齋
黃先生傳而知公之儒之篤於道矣公以宋嘉定五年
爲淦尹疏蠲宿逋網米賦及平民者數萬石有豪右橫
挾前尹噤弗能制公劾之遠徙暇於邑東建書院以授
經生徒今高峯書院是也逾年調監門益涵心苦思於
新安先生之學新安先生妻以女及疾革授深衣併所
著書與訣曰吾道托在此矣攷其宦履終朝奉卽弗大
行其志豈援執古義繩趨禮進不狎習於文吏之所爲

抑時僞學謗興而陳賈胡絃施康年輩相與黨韓傾趙
併遏而窮之與嗚呼久矣哉儒之難行可以觀世矣然
論朱門高弟埒於西山山西山卒道州編管而先生獨
不及得非知時隱遁氣象深涵者乎淦有祠兵燬建廢
不常至嘉靖壬午提學古杭邵公銳過而歎曰勉齋得
新安正脈有德茲土祀法奚啻名宦所謂高峯非其地
耶予應曰善公乃命知縣田邦傑徙淫祠厥材復叔書
院命教諭王輔定祭儀品而遷主於中繼尹命復及輔
皆曰麗牲非文也不可永也請記刻於石

舊志

